

商海弄潮

到安仁读书，你会有别样的感觉和收获。
当你踏上安仁这方土地的时候，也许你还不知道，你已经在翻阅起了一部古老和充满神奇色彩的书卷了。

作为一个学生，到安仁读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可以作为首选的好地方。这里有川西办私塾学第一人李吉人创办的百年老校，曾是川军将领刘湘的母校。世界著名的大气物理科学家高逸义的母校安仁中学也在这里。这里还有播音、演员、名星摇篮的影视学院。

作为一名游客，你来安仁时，我建议你先不要急于去书吧，你最好还是先到镇上走走，看看，把古镇当成立体的画，无声的诗，有味的散文，有色的长篇小说，甚至是一部妙趣横生的百科全书或博物杂志来品读，你一定会越读越兴奋，兴奋到如痴如醉，乃至飘飘欲仙。

安仁书吧众多，大大小小不下二十个，从古镇场头到场尾，客栈、酒店、茶馆、商场等，都

能提供可读之书。如果你带上情侣、朋友，建议你到安仁书院或魏明伦文学馆里坐坐，泡上一壶茶，抬上一把椅子，坐在布置得非常雅致的室内，也可以坐到窗外的花丛间，树荫下，读累了，品一口沁人心脾的清茶，或抬起头，看看天空中美丽的云彩，听听林间此起彼伏的鸟语，再瞧瞧四周鳞次栉比、道道高墙、斑驳陆离、沉默不语的公馆会所。在这静中有动的环境里，你会浮想联翩。兴致来了，与你同行的朋友来两句诗词歌赋，写一则心灵短语，这时你会觉得在安仁读书，会有一种特别的享受。

夜幕降临，安仁戏院处，德门仁里宾馆旁华灯初上，到这里读书又是一种异样的感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犹如一幅幅水墨风情画，公馆琴声，老宅人语，小巷石径，花摇月影，情侣依依

……此时夜读的你，徜徉在满街旗袍女郎腰摆摇曳、唐装食客举杯豪饮的夜景中，你就成了动中取静最迷人的风景，路过你的窗前，不知有多少人眼里会充满敬佩，将内心的赞美之情悄悄地投给你。

夜深人静时，不妨去寻访一下古镇上的三军九旅十八团，去读一读宋时安仁名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去品一品宋时安仁詹家一门六进士的家教遗风，去查查民国时期二刘大战的故事。然后再到斜江河边去走走，吟吟“两个黄鹂鸣翠柳……”你会变成杜工部；诵读“行马江头未晚时……”你会变成文与可；再唱唱“天大围半野，江回隔近村……”你会变成陆放翁。此时如遇落日的余晖洒在江面上，远处的西岭雪山，近处的老林新村倒映在梦幻般的粼粼波光

中，也许你会大声呼叫：拿酒来，此时不醉待几何？这个时候，你儿时读书的记忆，什么唐风宋韵、田园情趣，什么西湖涟漪、天池梦境，统统都呈现在这眼前，融化在这滔滔江水里，此时的你兴许会随着这流去的江水，思归大海，情化在无边

的遐想中。
安仁这部书，带着天然、神奇的色彩。如今，这部书在国家走向富强的征程中，不断地记录着崭新的篇章。古镇创 5A，安仁一天一新颜：直通安仁的空铁即将竣工，新建的游客中心很快就要投入运营，斜江两岸的打造，将完美再现大唐盛世的繁景。如果你有幸来到安仁，这部无字之书，连同那些有字的文，定让你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到安仁读书去吧！

锦里诗苑

银柳对田野的梦幻

(外一首)

邹永林(四川)

它们说我生长在山地
只有山的风骨和孤傲
生来就有不受世俗拘束的洒脱
可我还是下山了，来到了川西平原的棋盘

想用我华丽的身姿奉献一方乡邻
把我插入肥沃的土壤，拥抱果实和种子
把窒息镀上一层生的希望，让分晓时沸腾
含苞欲放的枝芽，迷恋田野转化的疯狂

或许我摧残了昔日的田野和庄稼
但我银光闪闪的叶芽是光明的期望
或许我的睿智握不缺一池春水
但富贵美丽是我带给人们的吉祥

当贫穷偷走美的时候，我坠入惆怅的雾谷
当机遇冲撞我时候，扶贫我在路上
新的审美探索让我游走于现实与未来
美能让贫穷消失，美能让生命充满理想
我眷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山里有棵红杉杉

一千多年前你就屹立在这里
沧桑守候和洗刷着你的灵魂
你身披一层厚厚的绿斑纹皮
叙述着过往云烟的演绎过程
你承上启下延续着生命的底蕴
掠过稀薄的夜空搅碎梦的境界
你嘲笑和蔑视过度奢华的影子

时光挥霍过岁月
无数次劫难和雷击火烧
你仍然挺拔不屈
但你的心在流血
你仰天长啸呐喊
这个星球上，生存法则自然支撑的内涵
生命背叛自然，自然遵循转换
放浪不羁的蓬勃与衰落像流星划过天际

静谧折迭起喧闹的声音
相互渗透的认知，人类与自然遥相呼应
缠满青苔的枝梢将繁茂的大旗举起
你紫衫锦的肌肤让藐视而食欲
无法超越凡间对你的侵扰和诱惑
我们相互眷恋将会敬慕自然

落叶

陈明勇(四川)

寒冬的落叶
塞满了每一根血管
在跳动里潜行

每一片的滑落
给未来的春风
一次又一次
飞吻

每一次忍受
都当成菩提树下
蝉蜕式的修行

院子里的风
不只是刺痒
是掠夺你精神的匕首

霜结的梨树下
一只鸟只……泥虫
混沌，迷糊
空虚让你想抓住苏醒
现实却在空虚里徜徉

坦途之外

何磊(四川)

坦途之外，是大山
大山之外，还是大山
想象所及覆盖于阳光所及
山脉绵延
在波涛汹涌中发育

天地纵横，沟壑丛生
空中都有清晰的印痕
时间的手指
被狂风拉扯，隐隐作痛。

黄尘里的老农
扒锄地钉在这里，年复一年
像极了出土的洋芋，哑口无言
锄头，落下又升起。升起，又落下

明天，高悬在啜哑的夜色后面
寥落的星子和岩石，映射微弱的光芒

雾中山隐

邓川波(四川)

如不是蜿蜒的山路
她不会五月陪你缠绵
遍山的红情待催
你却说凡花先折
夏不怨春
怨你凉薄

如不是空寂的晨钟
我不敢六月逃出红尘
满谷的轻烟欲迷
你却道古刹清静
他不怨我
怨你不争

不争 不争
是俗客的寡言
一弦方起
和了南方的子规
凉薄 凉薄
是游子的衾被
向晚总欺生
寒寒七月回

慢与快的对望

鲁洋伶(四川)

呻吟是千丝万缕的
毫无感觉是执着狂奔里的麻木
出口即隐没在黑暗
而灵动的眼凝结成霜
我那流年里的慢
像浇了一堆堆陈芝麻

使命相托，心里燃起了火焰
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
向左、向右、调整、确认……
目光开始跳动
从起床到再次入寝仿佛一瞬间
白昼炼成一道快光，闪闪而过
快慢的切换，人生何处不惬意

曲径通幽好去处

郑良(四川)

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安仁古镇人，镇上的众多景点了然于胸：刘氏庄园、刘文辉公馆、文彩中学、红星街、树人街、戏院、洋楼……随着建川博物馆群、四川影视学院、中国电影摄影家基地的建立，尤其是古镇安仁被命名为“中国博物馆小镇”后，各类特色博物馆星罗棋布，让你目不暇接。

然而，我独爱坐落在古镇红星街头的民国风情一条街上的“魏明伦文学馆”。

“魏明伦文学馆”东临老文彩中学与老戏院子；西与刘氏公馆毗邻；南与建川博物馆遥遥相望；北边穿巷而过，是古镇的最繁华的地段。

一千二百多平方米的二层建筑，一眼望去似乎不怎么起眼。走近细瞧，中西合璧的桶装建筑风格突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题词“魏明伦文学馆”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进入馆内，高大的空间让人感觉舒适而通透。

这座四川首个当代作家个人文学馆，收藏了魏明伦先生最主要的照片、作品与手稿，同时采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在不同的空间展示出老先生的重要作品，如《巴山秀才》《易胆大》《潘金莲》等。我一边看一边想，其实现代穿越电影电视剧的荒诞离奇无不令人遐想深思。仅从这一创举来看，大胆心细的魏明伦已经是鼻祖级人物了。

展柜中，先生的戏剧、杂文、诗词歌赋竞相呈现。那一篇篇、一本本花脸稿，已经泛黄的字迹无一不体现老先生的呕心沥血。先生自称不会用电脑，字字句句都是一笔一划书写而就。

走进展馆后，我进一步深入了解到，老先生极具地方特色的东西原来在全国各地大受欢迎。人民艺术家王蒙称赞魏明伦作品既有传统戏曲的积累，又有现代意识的思想与观点。在意大利以及欧洲的照片巡演，让世界知道，中国有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大艺术家魏明伦。

在阵阵书香的氛围中，我深深地感到，老先生为地方戏剧走出四川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一辈子潜心贯注，孜孜以求不断地探索。老先生作品在全国甚至世界上大受欢迎，这充分说明，语言可以有障碍，但是人类在艺术表达上是完全相通的。

悠闲自由地在文学馆中慢慢品尝着魏老先生的作品，我仿佛穿越时空与那个已逝的年代对话，内心的起伏仿佛在与作者交流。

二楼作品与实物丰富多彩，装饰色调温馨典雅；二楼敞亮悠闲，还有读书的空间。这一切足以体现老先生与设计者的独具匠心。

有先见之明的老先生，十年前力排众议，拒绝了上海等大城市的邀请，一心只看好古镇安仁。用他的话说，“我本四川人，大家都叫我巴蜀鬼才，而安仁古镇又是巴蜀文化圣地之一，在这里建馆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我个人非常认同老先生的说法，同时认为，“魏明伦文学馆”落户安仁，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普及，更为四川各界人士，甚至海内外旅游者以及其他有识之士认知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了解魏明伦及巴蜀优秀文化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与去处。

走出“魏明伦文学馆”，唯见落日的霞光洒落在古镇的灰砖青瓦上，一队窃窃淑女组成的旗袍队，手持花雨伞，摇动着小蛮腰，飘飘而过，环顾四周，文学馆与古镇是那样的和谐统一。

听风者

邓茜媛(四川)

很多年以前，我看到过一幅几米的画：一只兔子站在月亮下，戴着耳麦，周围是一片荒草。

那时我忽然猜测，或许它听得并不是音乐吧？其实它只是把耳朵括起来，在聆听野里的风。这样的猜测，促使我常常跑到山野、田野去试验，看看能否听到些什么。

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宋玉如是这般告诉我，而我总不太信。因为我总是从花间，从叶底，从水波荡漾里，从羽毛盘旋处，从碧空层云中，从积雪山峰上，望见，听见，闻见，触见。比起地上微尘，比起水草摇曳，风之所存，不益多乎？

风来时，有时会带着些花的甜味。那是久醉沉眠的味道，仿佛一壶桂花酿，越是沉睡越是香浓。我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惊醒了谁，将这份浓香收回。即使只站着，只看着，人也渐渐醉了。

风来时，有时会带来些草叶的密语。它们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生长于孟春，长盛于仲夏，待到秋霜露白，便是交割之时。而它们的确也没有辜负造物主的嘱托，现正可以放心地老去。然后，再等下一个轮回。

风来时，有时还会盘旋在天空，落下翩然鸟羽。那是麻雀，那是鸽子，那我也叫不出名字的什么鸟……它们飞得很快，很悠闲，一群又一群。从田的这边“唿”地一声，就掠到对边去了，嘴里面还啄着田野里藏着的谷粒。

风来时，万物都在听，万物都在和。多年前，我曾于旅途中着实听过北方田间之风。呼——呼——呼，那横扫千军的气势，那激情磅礴的交响，那波浪翻滚的壮观，令我这个南方乡野的女子看呆了，半晌后竟热泪盈眶。从此更加明白，人之渺小若斯，再不敢生出半分野心。

每一次迎风而立，纵然望向同一个方向，抑或同一片风景，耳中所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皆不相同。我想，这大概是每一阵风都不相同吧，就像人，身边经过许多人，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当然，无形无相的风也可能只有一个，不过是化作了万千化身，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罢了。

无妨，无妨，风还是那阵风，景还是那片景，我还是那个我。什么都没变，什么也都在变。只是，我们共处过一段不同的时光而已……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64 期



大邑县民国风情街

稻可道鱼可渔

杨安庆(四川)

地处四川大邑沙渠的祥和村，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稻香渔歌”。它是近年建成的以农业观光休闲为主题的网红打卡地，曾荣获 2019 年度成都市“十大最美川西林盘”，2020 年又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盛夏时分，与友人前往稻香渔歌。一下车，眼前便出现一座钢架结构大型建筑，看上去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巨鸟，给你强烈的视觉冲击。上面写着“吉农创业孵化中心”，下面矗立着“稻乡渔歌”的标志牌。

进入园区后，路旁“乐农公园”四个大字格外醒目。路边田头艺术稻草人雕塑，有骑车运动的、有田间劳作的……令人耳目一新。绿道上游人如织，远远望去，条条绿道与观光小道，纵横交错。观光道上，观光脚登车、观光电动车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呜——”的一声汽笛，田园小火车从始发站缓缓开出，车上大人小孩都沉浸在幸福的旅途中，愉快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在空中飘荡。我们过了

绿道进入稻田栈道，栈道有一米多宽的防腐木，蜿蜒地伸向远方。远处田野上树木林立，翠竹青青，青砖灰瓦的川西小院等忽隐忽现。绿茵茵的草坪和路边的朵朵小花，让你感觉田野的浪漫。站在田野里，微风吹过，浓郁的稻花香沁人心脾。

一阵孩童的嘻笑声把我们吸引过去，那是供儿童游玩的“稻田迷宫”。纤细的竹丫扎成的迷宫隔离带，染上墨绿色与稻田搭配得浑然一体。迷宫内有大人带着小孩在里面穿梭游玩，寻找曲径通幽或豁然开朗的感觉。他们在这田野里，尽情享受亲子乐趣和神秘的探索之旅。

令人震撼的是稻田迷宫旁的“天府第一蒸”。它由灶台和蒸笼两部分做成，高六米，直径达十一米。蒸笼上有一条巨大的鲤鱼装饰造型，颇有年有岁的意味。此蒸笼是由一千一百三十四片竹片用手工打造而成的。“蒸”在现代烹饪中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相对健康的方式和理念。大邑民间俗语有“三蒸九叩八

大碗，不用蒸笼不请客”的说法，“天府第一蒸”内可容纳千余个小蒸笼。

“天府第一蒸”一旁是“西江月垂钓”。一弯湖水波光粼粼映着蓝天，好似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大地上。忽然几只白鸬从林间飞来，轻轻掠过水面，忽而又展翅飞向天空，划出几道美丽的弧线。岸边有六七个垂钓的人，有拉竿的、有甩竿的、有静静地注视着水面的，各自寻找垂钓之乐。

湖的一端，几棵高大的乔木掩映着“膳食研究所”农家庭院。大门古色古香精巧别致，圆圆的琉璃瓦的屋脊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大门横匾上有四个字“稻乡渔歌”，八字粉墙上面是祥云及花纹样式的灰塑浮雕，墙两边立柱顶端的瑞兽雕塑，古朴大方而富有艺术感。整个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浓浓的川西民居风格。一副对联：“稻可道食无止境；鱼可渔美在无声”，耐人咀嚼回味无穷。

小院门前一道小桥下面流水潺潺，如琴弦悦耳。走过小桥，是一片荷塘和几座休闲的凉亭。荷塘里葱绿的荷叶，托出一枝枝洁白如玉的荷花，亭亭玉立，不蔓不枝，不由想起李白的“荷花娇欲语，愁杀采莲人”诗句。

与友人坐在凉亭中小憩，追忆儿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今日此景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感叹人间世事的沧桑。

你是小何

彭明艳(四川)

你姐姐现在，多幸福。“怎么就想起这话了呢？小何觉得可笑，回到屋内摊在沙发上拨通了二姨夫的电话，“喂，二姨夫，我才到宿舍，今天的雨好大啊，嘴里啦啦跟鞭炮一样，好累。下午处理一个学生问题，竟然搞得彼此针锋相对，气死个人……”小何的二姨夫接通后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只听小何咕嘟咕咚一吐为快。

“么女，回来嘛，大家都在，小日子多巴适。”她的二姨夫还在坚持这份期盼。“……好”小何说不出口，回家去继续苟且，啃噬父母的关心？

这夜的雨，落在小何的梦里，嘈嘈切切。
五一回家，刨根问底，小何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远亲离世的消息，油然而生的悲凉流过心底，她第一次感受到正中下怀的离殇，像雁过惊闻，声声慢。我看着她抓起一把风，放在胸前，闭上眼，沉默了许久，在空空中吹去，凝望着，又是许久。

后来小何跟我说，那天她想起去年夏天一个傍晚，风雨骤至，和朋友躲在烧烤棚里看奔跑的人，一杯接一杯，敬完朝阳敬斜阳，敬牙缝里的蒜和咸得颤

抖的菜；岔路的电线杆上，就差几只麻雀。她看见了惬意的看客，都是普通的人，最终都没有被放过了。末了自叹，何等凄惨，不如跳楼！

挥挥衣袖，小何跑远了，转身望了一眼，土气的小镇夹杂着红黄灰的颜色，随着步伐晃动着模糊的色团，远去的影子刻在了我的眼里。她究竟是念念不忘赶赴天涯不现实的浪漫。

此后好久没见过小何，“吾心安处是吾乡。”小何的字迹，明信片上还有一首苏轼的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小何记性不好，却又喜爱诗词，这首词大概是背了很久的。我很想见她，可是人生很短，大家很忙，茫茫月下，我们都该做个自由的人，“爱最可爱的，最好听的，最好看的，最好吃的。”夫复何求。

“二姨夫，星河流光永存，正如我对你们的爱，可生命短暂。”
我望见北冥有鱼。

守着生活的平庸

袁丽(四川)

今天是我的生日，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但心里总是在期待什么，儿时的希望，会不会有朝在梦里实现？

守着生活的平庸也习以为常。每当早上 7 点的闹钟响起，每当开着车望着玻璃外的阳光，又觉得一切都好。市井一直很热闹，来往的车水马龙，连吆喝声有时都能凭记忆说出。岁月就是如此悄悄，从一根头发白起，后来就有很多细小的数不清的白发。那时总会让女儿拔下白发，后来只能无奈染了一个又一

个发色。有时会自觉觉得自己现在很老，又让它们都随风悠悠。

想过自己买了很多彩票。仍还记得，那時候自己不是很富裕，就像守护沙漠的一汪小泉，固执地期待着中彩，虽然早已看到了结局，总还是撒点希望的。这些年学到了很多，也体验过苦的下喉，我自诩是个不太会喝酒的人，喝的酒大多会体现在脸上。昏昏醉醉的时候，脑子里想过很多，最多还是归于家。家啊，总在嘴里念叨，念叨太多的不甘和担忧。